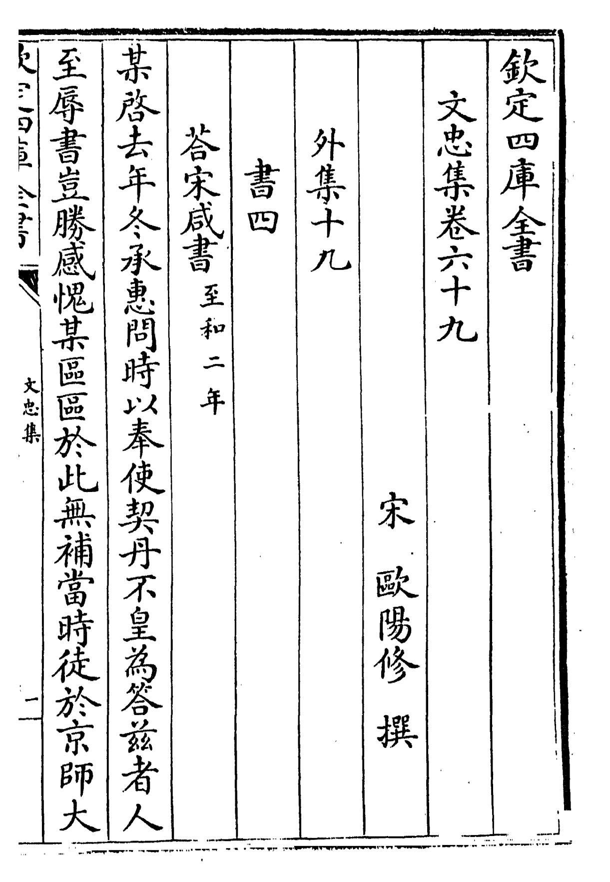


集部



文忠集卷六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十九

書四

答宋咸書 至和二年

某啓去年冬承惠問時以奉使契丹不皇為答茲者人至辱書豈勝感愧某區區於此無補當時徒於京師大

衆中汩汩人事舊學都廢耳不聞仁義之言久矣惟君子不以甘榮禄走聲利之徒見待時有所教幸甚幸甚天日之高以其下臨於人者不遠而自古至今積千萬人之智測驗之得其如此故時亦有差者由不得其真也聖人之言在人情不遠然自戰國及今述者多矣所以吾儕猶不能默者以前人未得其真也然亦當積千萬人之見庶幾得者多而近是此所以學者不可以止也足下以為如何儻或不然當賜教向熱為政外自重

以副所懐不宣某再拜

與集賢杜相公慶歴四年秋

修皇恐頓首三兩日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某被催赴任不得躬造門下豈勝戀戀之誠保州叛卒必欲招之而外不退兵雖使忠臣孝子不免疑惑今又聞有築城之請雖知朝廷不以為是而便宜之旨已下軍前萬一他事盡如築城之繆遂不請而便宜從事脫有敗誤則一方之事繫天下安危伏惟聰明何以裁處某才薄力劣

不足以備急緩一作緩急之用若止於調發輸餉此俗吏之所能爲故自請願與田李共議兵事至今寢而不報内竊自度不報誠宜然朝廷既已力排言事者而託以用才於外今又疑之而不任以事何以解言者之惑哉此某之不可喻也秋暑尚繁伏惟爲國自重

答李大臨學士書

修再拜人至辱書甚慰永陽窮僻而多山水之景又嘗得賢士君子居焉修在滁之三年得博士杜君與處甚

樂每登臨覽泉石之際惟恐其去也其後徙官廣陵忽忽不逾歲而求一作來頳在頳逾年差自適然滁之山林泉石與杜君共樂者未嘗輒一日忘於心也今足下在滁而得陳君與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達於進退窮通之理能達於此而無累於心然後山林泉石可以樂必與賢者共然後登臨之際有以樂也足下所得與修之得者同而有小異者修不足以知道獨其遭世憂患多齒髮衰因得閒處而為宜爾此為與足下異也不知

足下之樂惟恐其去能與修同否況足下學至文高宜有所施於當世不得若某之戀戀此其與某異也得陳君所寄二圖覽其景物之宛然復思二賢相與之樂恨不得追逐於其間因人還草率

答陳知明書

修再拜啓人至辱書有秦燕玉馬之説何其譏之甚邪某昨在廣陵一相見於衆人中未有相知之意及食將徹案方接足下以言而始知其非衆人也然尚不暇少

留以盡修之所欲得者後常以為恨也去年辱書於潁
又客之來自滁者皆能道足下之事於是判然以為士
之相知或相望於千里或相追於異世知其道而已不
必接其迹也則廣陵之不留無足以為恨此前書所道
勤勤備矣某於足下不必見其文章之自述然後以為
知也明矣蓋嘗辱示詩及書讀而愛之不已以為閎博
高深必有放縱奔馳而可喜者雖得之多宜不厭也因
復輒有求於足下者譬之垂涎已啖一臠之味而思快

意於五鼎之間也何足怪哉幸足下無惜

與王深甫論世譜帖

修啓惠借顔氏譜得見一二大幸前世常多喪亂而士大夫之世譜未嘗絶也自五代迄今家家亡之由士不自重禮俗苟簡之使然雖使人人自求其家猶不可得況一人之力兼考於繆亂亡失之餘能如所示者非深甫之好學深思莫能也顔譜且留愚有未達須因見過得請集古録未始委僮奴昨日大熱艱於檢尋今送不

次修再拜

同前

修啓辱示承旦莫體佳高陽說如此為得之矣載初元年正月乃永昌年之十一月爾當與永昌同年天授庚寅載初已丑爾然自天授至長安四年甲辰凡十五年使自武徳不除周年則乾元已亥乃一百四十二年除周年則大歷乙卯為一百四十年乙卯大歷十年也哥舒晃事在八年又江西出兵不當越數千里出於明州

此又可疑前日奉答（一作啓）後再將校勘却未敢書更俟面議也蓋江西出嶺路絶近次則出湖南已為稍遠就令出明州非江西可節制也病（一作疾）嗽無悰姑此為報

修頓首

同前

修啓蒙疏示開益已多感服何已唐除周歲誠如所諭兼密罷明州在建中二年則大歷八九年後徼為明守而密代之以年數推之與乾元之說不較可知但恐除

周之年前人未必如此難以臆斷為定當兩載之使來者自擇也高陽門徒之說恐便是高陽人未知何如一作何如郭子儀家傳等先送碑當續馳修再拜　所推誠好然更深思唐人除周之說恐未必然也則天是天授中改周惟復是載初相較亦只一年爾

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帖

修啓辱教甚詳蒙益不淺所疑所論皆與修所考驗者同今既疑之則欲著一小論於傳後以哀其忠如此得

否修之所書只是變賜死為見殺於憲無所損益憲初節甚明但棄城而走不若守位而死已失此節則見殺與賜死同爾其心則可喜但舉措不中爾更為不見張昭傳中所載或為錄示尤幸目痛草草不次修再拜

莊宗月一日遇弑存霸在河中聞變走太原見殺而憲亦走忻州明宗初三日入洛十日監國二十日即位憲二十四日死初以此疑之又本傳言明宗郊天憲得昭雪則似非明宗殺之更為思之如何

同前

修啟辱教益詳盡多荷多荷存霸奔太原人言其馬鍬斷疑其戰敗而來存霸乃以情告仍自髠衣僧衣見符彦超曰願為山僧望公庇護彦超亦欲留之俟朝命為軍衆所殺若此則憲似知莊宗已崩據張昭勸憲奉表則知新君立明矣但不知其走忻州何故也此意可喜而死不得其所爾食後見過更盡高議可乎修再拜

問王深甫五月一日會朝帖

修啓信宿為況清佳前日僉奉笑言有一事數日欲咨問偶忘之唐時有五月一日會朝之禮畧記其始本出於道家是日君臣集會其儀甚盛而其說不經不知起自何帝亦記得是開元已後方有畧與批示其時為幸修再拜　中間嘗罷後又復行復行恐是憲宗朝亦不記子細

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

修啓專人至辱書伏承暑熱孝履支福深慰企想所要

文字終不曾得的實葬日以爲時日尚遠遂未曾銓次怨辱見索亦莫知葬期遠近爲一兒子患傷寒三次勞發已二字一作復一月在牀虛乏可憂日夕憂迫心緒紛亂不能清思於文辭縱使强爲之辭亦不工有玷清德如葬期逼乞且令韓舍人將行狀添改作誌文修雖遲緩當自作文一篇紀述平生知已先相公最深别無報答只有文字是本職固不辭雖足下不見命亦自當作然須慎重要傳久遠不鬭速也苟粗能傳述於後亦不必

行疑況治命不用邪若葬期未有日可待即尤好也然亦只月十日可了若以愚見誌文不若且用韓公行狀為便緣修文字簡畧止記大節期於久遠恐難滿孝子意但自報知已盡心於紀録則可耳更乞裁擇范公家神刻為其子擅自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為信續得録呈尹氏子卒請韓太尉别為墓表以此見朋友門生故吏與孝子用心常異修豈負知已者范尹二家亦可為鑒更思之然能有意於傳久則須紀

大而器小此可與通識之士語足下必深曉此但因葬期速恐倉卒不及遂及斯言也幸察京師區區中日為病患憂煎不時遣人致問夏熱節哀自愛

同前

修啓秋涼不審孝履何似前於遞中辱書所示誌文今已撰了為無得力人遂託李學士送達修愚鄙辱正獻公知遇不比他人公之知人推奬未有若修之勤者修遇知已未有若公知之深也其論報之分他事皆云非

公所欲惟紀述盛德可以盡門生故吏之分然以衰病文字不工不能次序萬分之一此尤為愧恨也然所紀事皆錄實有稽據皆大節與人之所難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無巨美不可不書於公為可畧者皆不暇書如作提刑斷獄之類然又不知尊意以為何如茍見信甚幸或倖一真楷書而字畫不怪者書之亦所以傳世易曉之意也刻石了多乞數本為人來求者多䕶事知定十月不知何人篆蓋早了為善昨禮院定謚曰正獻清白守節

曰正正避御名音同所汝也文賢有成曰獻義兼文節文正矣知已今不可得每臨公事但知感涕爾漸寒侍親千萬節哀自愛不宣修再拜

問劉原甫侍讀入閤儀帖

入閤之禮起自何年閤是何殿開延英亦起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示其本末

修啓辱示甚煩尊意然得以開釋未悟其幸尤多感刻

感刻問此一事本為明宗置内殿起居又復入閤當何

時緣昭宗朝誤繆不合故事也朔望宣政一事尤失紫宸入閤本制也（然不見起年代）初令乃入閤却御前殿（自此昭宗失之）延英之對與入閤合儀（亦自昭宗失之）起居而廢正衙（自明宗失之至今遂爾）含元大殿（大朝會）宣政常朝（謂之正衙本為玄宗朔望以陵寢薦食不復御正殿始於便殿台入宰臣已下此入閤之漸令云朔望御宣政殿大失之矣）延英便殿（亦謂入閤乃五日一開與宰臣議事宣政立而奏事訖賜坐茶湯延英賜坐而論事蓋漸密而漸親也昭宗始一日中九度開延英入閤仍於一度開延英一日行之）前殿入閤（唐末即於朔望日前殿正衙殿行入閤自後唐至國朝並於文明殿行入閤皆非便殿或指朔望宣政為入閤尤誤說也）修於史已不熟

於制度又不熟乞為參詳之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修啓鄉一作曩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歷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

是又可笑也因輒自叙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一作而自視前所集錄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説常見貶絶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然則字書之法雖為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説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為僕不朽之

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有不能却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與樂秀才第一書景祐三年

某白秀才樂君足下昨者舟行往來皆辱見過又蒙以所業一冊先之啓事宛然如後進之見先達之儀某年始三十矣其不從鄉進士之後者於今纔七年而官僅得一縣令又為有罪之人其德爵齒三者皆不足以稱

足下之所待此其所以爲魋自冬涉春陰洩不止夷陵水土之氣比頻作疾又苦多事是以闕然聞古人之於學也講之深而信之篤其充於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華非由磨飾染濯之所爲而由其質性堅實而光輝之發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謂夫畜於其内者實而後發爲光輝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古人之學者非一家其爲道雖同言語

文章未嘗相似孔子之繫易周公之作書奚斯之作頌其辭皆不同而各自以為經子游子夏子張與顏回同一師其為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今之學者或不然不務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為華張其言以為大夫强為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有限則易竭又其為辭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鮮克自立此其充於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竊讀足下之所為高健志甚壯而力有餘譬夫良駿

之馬有其質矣使駕大輅而王良馭之節以和鑾而行大道不難也夫欲充其中由講之深至其深然後知自守能如是矣言出其口而皆文修見惡於時棄身此邑不敢自齒於人人所共棄而足下過禮之以賢明方正見待雅不敢當是以盡所懐為報以塞其慙某頓首

京本英辭類槀有答樂秀才二書首尾意頗相類其一居士集所無今録如右其二雖載居士集而用字或不同併列於左見居士集四十七卷

文忠集卷六十九

文忠集卷七十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二十

策問謚議齋文祭文

問進士策題五道

問古之人作詩亦因時之得失鬱其情於中而發之於詠歌而已一人之為詠歌歡樂悲瘁宜若所繫者未為

重矣然子夏序詩以為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者詩之言果足以動天地感鬼神乎

問古之為聖人者莫如舜賢而與聖人近者莫如顔回仲尼稱虞舜不可及而顔氏其殆庶幾至其稱舜之所為則曰好問而好察邇言而已稱顔氏之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然則如是者是為不可及與庶幾乎

問漢宣中興丙魏為相後之人言為相之賢者必稽焉宜其有興樹之業顯於世也及觀其紀傳亦無他功德

相獨有明堂月令一章吉之事大概而已不識丙魏之所以得賢於後世者可得見乎

問子丑寅三代之正也孔子何獨行夏之時說者曰夏時質也忠質文三代之政也孔子何獨曰從周之文使夏之時為正則商周之時不正乎周之政尚文則夏商之政無文乎夫周以子則令之冬十一月乃春正也商以丑則令之冬十二月乃春正也夫以冬十有一月十有二月頒春正於天下而教民之事無乃與天時相戾

歟夫君臣之相和父子之相愛兄弟夫婦之相為悌順是文之本也仁以守之義以制之禮樂以和節之是文之成也使夏商而無文則夏商之世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制歟說者曰三代之正皆同也子丑寅出於後儒之妄也忠質文亦出於後儒之妄也使夫誠出於後儒之妄則孔子安有行時從文之說

問周天子之田方千里號稱萬乘萬乘之馬皆具又有十二閑之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車馬車馬

豈不多乎哉千里之地為田幾何其牧養之地又幾何而能容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為田幾何牧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廣矣常患無馬豈古之善養馬而今不善乎宜有說以對也

諡議

贈太尉夏守贇諡議

議曰謹按諡法世篤勤勞曰忠小心恭慎曰僖今考公之行狀言其父以軍校歿戰陣遂獲賞延子以君命死

道塗得謚莊（一作壯）恪公自束髮已能孝謹遭遇先帝給事左右材敏自力愈久益勤至於典掌師旅宿衛王宫出領節旄入登樞輔安享榮寵六十餘年方真宗時繼遷叛命用兵朔方契丹未和再駕河北多事之際其勤最著或奔走自効不暇過於私家親暱雖至未嘗敢請恩澤歷小大之職無纖毫之過先朝用此尤加奬擢昨者西師始出父子迭行北顧之憂選任居首廹於奄忽厥用未彰較其始終其迹可見所謂勤勞著於奕世恭

愼見於小心考之不誣宜以節惠謹合二濼謚曰忠信

謹議

齋文

順祖惠元睿明皇帝忌辰齋文

伏以積仁累德王業始於艱難追遠奉先孝治刑於遐邇式臨諱日祗率舊章順祖惠元睿明皇帝肇啟慶基克光前烈昭聖謨而貽厥隆廟德而可觀今皇帝嗣繼大明克昌盛業屬諱辰而增感因佛事以薦嚴順祖皇

帝伏願如在之威亘百年而可畏無疆之祚佑億世以垂休今皇帝伏願聖壽延鴻丕圖永固然後願釣衡舊德宗室羣英下洎臣民咸均福祐

祭文

祭沙山太守祈晴文

修謹告祭於沙山太守之神修扶護母喪歸祔先域大事有日陰雲屢興修不孝罪逆賴天地鬼神哀憐行四千里之江得無風波之恐今即事矣幸神寛之假三日

之不雨則始終之賜報德何窮尚饗

祭五龍祈雨文（一作祭五龍神）

伏以去秋之潦豐不補凶飢民食糟麥為命而天久不雨苗將槁焉旱非人力之能移徒知奔走雨者龍神之所作其忍不為薄奠拙辭致誠而已尚饗

祈晴文

吏之所以食民之賦而神之所以享民之祭祀者吏以刑政庇民而神能以禍福加之也寃枉之無訴刑罰之

不明此人力能為而吏不舉之其過宜在吏水旱而不時饑饉而疾疫此人力所不能及而皆職神之由今自冬涉春雨雪不止居人無食市肆不開人皆食糟以延旦夕之命至於無食有自殺者此縣吏不能治民以致神禍之過此宜罰縣令之身使為病恙災殃以塞其責不宜使數千户人皆受其災雨雪雖久及今而止民猶有望焉惟神閔之

祭東嶽文

甚比者獲解郡章許還里閈方巾車而即路屬暑雨之時行輙以愚誠仰干大造蒙神之惠賜以不違吹清飈而散陰暴秋陽以涸轍遂無道路之阻得反草茅之居荷德之深不知為報一觴之潔謹用薦衷尚饗

祭金城夫人文

修謹遣表弟鄭興宗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金城夫人之靈修遭罹酷罰方在哀疚護喪歸葬千里之外忽承凶訃情禮莫伸聊陳薄奠致誠而已尚饗

祭王深甫文

嗟吾深甫孝悌行於鄉黨信義施於友朋貧與賤不為之恥富與貴不為之榮雖得於中者無待於外物而不可掩者蓋由其致誠故方身窮於陋巷而名已重於朝廷若夫利害不動其心富貴不更其守處於衆而不隨臨於得而不苟惟吾知子於初世徒信子於久念昔居潁我壯而子方少年今我老矣來歸而送子於泉古人所居必有是邦之友況如子者豈止一邦之賢舉觴永

訣夫復何言

文忠集卷七十

文忠集卷七十一

宋 歐陽脩 撰

外集二十一

譜

歐陽氏譜圖序

吉州 廬陵縣 儒林鄉 歐桂里

歐陽氏之先出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庶子於會稽

使守禹祀傳二十餘世至允常子曰勾踐是為越王越王
勾踐卒子王鼫與立傳五世至王無疆為楚威王所滅
其諸族子孫分立於江南海上受封於楚為歐陽亭侯亭
侯在今湖州烏程歐餘山之陽子孫遂以為氏漢髙滅秦
得無疆七世孫摇復封為越王使奉越後而歐陽亭侯
之後因有仕漢為涿郡太守者子孫遂居於北一居冀州
之渤海一居青州之千乘居千乘者曰和伯仕於漢最顯
世為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尚書是也其居渤海者

仕於晉最顯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是也建遇趙王倫之亂見殺兄子質以其族奔長沙由是子孫復居於南仕於陳者曰頠威名著於南海頠之孫曰詢詢之子通仕於唐尤顯皆為名臣其世居長沙猶以渤海為封望自通三世生琮為吉州刺史子孫因家焉琮八世生萬萬為安福縣令生和和生雅雅生效效生謨託詿託生皇高祖府君府君生子八人於世次為曾祖令圖所列子孫皆八祖之後葢自安福府君以來遭唐末五代之亂

江南陷於僭偽歐陽氏遂不顯然世為廬陵大族而皇祖府君以儒學知名當世至今名其所居鄉曰儒林云及宋興天下一統八祖之子孫稍復出而仕宦然自宋三十年吾先君伯父叔父始以進士登於科者四人後又三十年某與麗兄之子乾曜又登於科今又殆將三十年矣以進士仕者又纔二人葢自八祖以来傳今百年或絶或微分散扶踈而其達於仕進者何遲而又少也今其獲承祖考餘休列官於朝叨竊榮寵過其涯分而才毘能薄泯然遂將

老死於無聞夫無德而祿辱也適足爲身之愧尚敢以
爲親之顯哉嗚呼自通而上其行事見於史自安福府
君而下遭世故無所施焉其不幸幼孤不得備聞祖考
之遺德然傳於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親以廉爲吏以
學立身吾先君諸父之所以行於其躬教於其子弟者
獲承其一二矣其又嘗聞長老言當黄巢攻破江西州
縣時吉州尤被其毒歐陽氏率鄉人扞賊賴保全者千
餘家子孫宜有被其陰德者顧其不肖何足以當之傳

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今八祖歐陽氏之子孫甚衆苟吾先君諸父之行於其躬教於其子孫者守而不失其必有當之者矣嘉祐四年己亥四月庚午嗣孫脩謹序

譜圖

景達生一子　僧寶生三子　顔生二子　紇生四子　詢

盛　亮

遂　德

器

約 生一子 肖

詢 生四子 長卿

肅 生一子 顗

倫

適 生二子 紉明 生一子 昶 生二子 璟

紉讓 琮

自琮以下七世譜亡琮之八世孫曰彪彪弟曰萬萬以

下世次如左

萬生一子　和生一子　雅生二子　效生三子　謨

託

誌

楚生三子　堂

弘

戍

託生三子　鄠

梆生八子　俊生一子　翽生一子　葛

仲生一子　宏生一子　至

起

儀生四子　猛生二子　綬

麗

谷生二子　煥

炳

寬生四子　曦

暐

晃

煦

載 生一子

鑒

伾 生一子

素 生三子

霈

曉

譪

信 生一子

端 無子

偃 生三子

覿 生二子

昞

脩

旦 生二子

宗古

宗道

生三子

宗顔

宗閔

宗孟

佺 生一子

翦 生三子

暹

凱

勳

羽

倣
生三子

頫
生三子

景

昱

顗
生一子

項
生一子

邦

惟歐陽氏自得姓以來子孫衆多而譜隨親疏宜有詳

略其上世遠而支分疎者事或具於史或各見其家譜
今自吉州府君而下具列如左
吉州府君諱琮葬袁州之萍鄉而子孫始家於吉州當
唐之末黄巢攻陷州縣府君率州人扞賊鄉里頼以保
全至今人稱其德
安福府君諱萬事迹闕
處士諱雅字正言高年不仕德行稱於鄉里夫人龍氏
韶陽府君諱效字德用為韶州韶陽主簿夫人周氏

處士諱託字達明隱德不仕鄉里稱之凡民有爭決之官府者後多復訴訟有從處士平其曲直者遂不復爭

夫人王氏

令公府君諱郴字可封仕南唐為武昌令吉州軍事衙推官至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性至孝兄弟相友愛有紫芝一莖兩葩生於楹鄉人以為孝德所感為著賦頌享年九十有四葬歐桂里橫溪保之鸞湖夫人

劉氏府君纍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夫人纍封

楚國太夫人

屯田府君諱俊第三十六仕南唐為洪州屯田院判官享年五十七葬栗源夫人李氏

處士諱伸第三十七守道不仕享年七十有三葬滁陂夫人蕭氏

屯田府君諱儀第三十八字象之仕南唐舉進士及第官至屯田郎中府君之登進士第也父母皆在鄉里榮之乃改廬陵之文覇鄉安德里為儒林鄉歐桂里其所居履

順坊為具慶坊享五十有五葬官山夫人王氏

處士諱伾第三十九守道不仕夫人王氏張氏

靜江府君諱信第四十仕南唐為靜江軍團練使據宋輿所撰安福太君墓誌列序八子官封云信為靜江軍團練使兼憲秩南唐官品疑與今異享年二十有五葬曾家庄夫人郭氏

令公府君諱偃第四十一少以文學著稱南唐恥從進士舉乃詣文理院上書獻其所為文十餘萬言召試為南京街院判官享年三十八葬吉水之回陂夫人李氏府君

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夫人累封
吴國太夫人
處士諱佺第四十二晦迹不仕享年四十有七葬東田夫人
陸氏
工部府君諱儆第四十三仕皇朝為許田令葬奉新累贈工
部侍郎夫人李氏
處士諱翺事迹闕
處士諱宏事迹闕

處士諱猛葬馬家坑夫人鄭氏

水部府君諱谷為筠州團練副使官至檢校水部員外

郎葬傳家坑夫人王氏

封州府君諱寛為封州司理叅軍葬早禾坑夫人邊氏

工部府君諱載字則之淳化三年進士及第歐陽氏自

江南歸朝以進士登科者自府君始為人方重寡言真

宗皇帝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秘書丞拜監察御史後知

泗州毀龜山佛寺誅妖僧數十人為政清亷簡静所至

官舍不窺園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拾者官至尚書
工部郎中享年六十有八夫人金壇縣君米氏
處士諱素事迹闕
處士諱端事迹闕
崇公諱觀字仲賔事具瀧岡阡表享年五十有九葬吉
水沙溪之瀧岡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
書令追封崇國公夫人彭城郡太君鄭氏累封魏國太
夫人享年七十有二祔葬瀧岡

處士諱旦隱德不仕事母以孝為鄉里所稱葬烏龜塘
夫人彭氏
兵部府君諱瑎字日華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都官
員外郎歷知桂陽監端黄永三州所至有能稱尤長於
決疑獄所得俸禄分養孤遺其兄之子脩少孤教之如
已子享年七十有九葬安州應城之彭樂村夫人福昌
縣君范氏其後凡子脩者以叅知政事遇令上登極恩
贈府君兵部員外郎

處士諱蒴事迹闕

處士諱羽事迹闕

職方府君諱賴字考叔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尚書

職方郎中歷知萬峽鄂歙彭岳閬饒八州為政務嚴明

有威惠以本官分司享年七十有三家於荆南遂葬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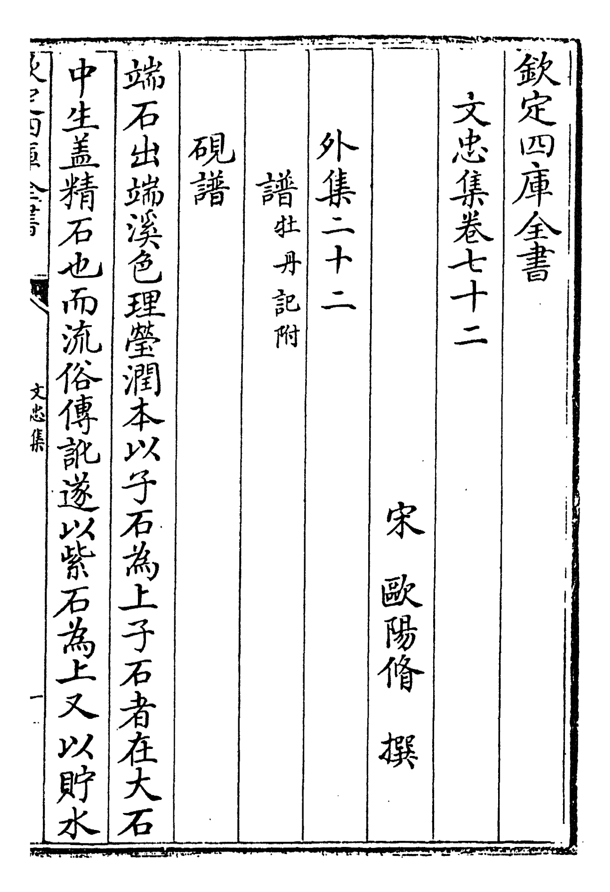
夫人廣陵縣君曽氏

奉職府君諱顗為三班奉職

殿直府君諱頊為右班殿直

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即為高祖下至五世玄孫而別自為世如此世世久子孫多則官爵功行載於譜者不勝其繁宜以遠近親疎為別凡遠者疎者略之近者親者詳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孫既別自為世則各詳其親各繫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略者不遺也凡諸房子孫各紀其當紀者使譜牒互見親疎有倫宜視此例而審求之

文忠集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七十二

宋　歐陽脩　撰

外集二十二

譜牡丹記附

硯譜

端石出端溪色理瑩潤本以子石為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而流俗傳訛遂以紫石為上又以貯水

不耗為佳有鸜鵒眼為貴眼石病也然惟此巖石則有之端石非獨重於流俗官司歲以為貢亦在他硯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翫好而已歙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以金星為貴其石理微麤以手摩之索索有鋒鋩者尤佳余少時又得金坑礦石尤堅而發墨然世亦罕有端溪以北嵓為上龍尾以深溪為上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而端溪以後出見貴爾

絳州角石者其色如白牛角其文有花浪與牛角無異
然頑滑不發墨世人但以研丹爾
歸州大沱石其色青黑斑斑其文理微麤亦頗發墨歸
峽人謂江水為沱蓋江水中石也硯止用於川峽人世
未嘗有余為夷陵縣令時嘗得一枚聊記以廣聞爾
青州紫金石文理麤亦不發墨惟京東人用之又有鐵
硯製作頗精然患其不發墨往往函端石於其中人亦
罕用惟研筒便於提携官曹往往持之以自從爾

紅絲石硯者君謨贈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唐彦猷云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彦猷甚奇此硯以為發墨不減端石君謨又言端石瑩潤惟有鉟者必異其類也此言與余特異故并記之

青州濰州石末研皆瓦硯也其善發墨非石硯之比然稍麤者損筆鋒石末本用濰水石前世已記之故唐人惟稱濰州今二州所作皆佳而青州尤擅名於世矣

相州古瓦誠佳然少真者蓋真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

其名爾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作瓦埋土中久而斵以為硯然不必真古瓦自是凡瓦皆發墨優於石爾今見官府典吏以破盆甕片研墨作文書尤快也虢州澄泥唐人品硯以為第一而今人罕用矣文房四譜有造瓦硯法人罕知其妙嚮時有著作佐郎劉羲叟者嘗如其法造之絶佳硯作未多士大夫家未甚有而羲叟物故獨余嘗得其二一以贈劉原父一余置中書閤中尤以為寶也今士大夫不學書故罕事筆硯硯之見於時

者惟此爾

記

洛陽牡丹記

花品序第一

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今為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紅延州紅青州紅者皆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陽纔得備衆花之一種列第不出三巳下（七字一作終列第三）不能獨立與洛花敵而越之花以

遠罕識不見齒然雖越人亦不敢自譽以與洛陽爭高下是洛陽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陽亦有黃芍藥緋桃一有碧桃二字瑞蓮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它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花曰某花某花至牡丹則不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真花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一有自字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說者多言洛陽於一作居二河間一有最字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測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此盖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

氣之和者多故獨與它方異予甚以為不然夫洛陽於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貢道里一有遠近二字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崐崘一作混淪旁薄之間未必中也又況天地之和氣宜遍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與和者有常之氣其推於物也亦以為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惡及元氣之病也美惡鬲一作隔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極美與一作有極惡者皆得於氣之偏也花之鍾其美與夫癭木擁腫之鍾其惡醜好雖異而得分氣

之偏病則均洛陽城圓一作圍數十里而諸縣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則不可植焉豈又偏氣之美者獨聚此數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有而為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不為害者曰妖語曰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此亦草木之妖而萬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癭木擁腫者竊獨鍾其美而見幸於人焉余在洛陽四見春天聖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見其晚者明年會與友人梅聖俞游嵩山少室

緱氏嶺石唐山紫雲洞既還不及見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見又明年以留守推官歲滿解去只一作止見其蚕者是未嘗見其極盛時然目之所矚已不勝其麗焉余居府中時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時不暇讀之然余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種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有名而不著未必得也故今所錄但取其特著者而次

第之

姚黄　魏花

細葉壽安　鞓紅亦曰青州紅

牛家黄　潛溪緋

左花　獻来紅

葉底紫　鶴翎紅

添色紅　倒暈檀心

朱砂紅　九蘂真珠

延州紅　多葉紫

麤葉壽安　丹州紅

蓮花萼　一百五

鹿胎花　甘草黄

一擫紅　玉板白

花釋名第二

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異者而誌之姚黄牛黄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

紅以州著細葉麤葉壽安潛溪緋以地著一擫紅鶴翎
紅朱砂紅玉板白多葉紫甘草黃以色著獻來紅添色
紅九蕊真珠鹿胎花倒暈檀心蓮花萼一百五葉庭紫
皆志其異者姚黃者千葉黃花出於民姚氏家此花之
出於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馬坡其地屬河陽然花不
傳河陽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一歲不過數朶牛黃亦
千葉出於民牛氏家比姚黃差小真宗祀汾陰還過洛
陽留宴淑景亭牛氏獻此花名遂著甘草黃單葉色如

甘草洛人善別花見其樹知為某花云獨姚黄易識其葉嚼之不腥魏家花者千葉肉紅花出於魏相仁溥家始樵者於壽安山中見之斵以賣魏氏魏氏池館甚大傳者云此花初出時人有欲閲者人稅十數錢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數緡其後破亡鬻其園今普明寺後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麥一作棗花傳民家甚多人有數其葉者云至七百葉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黄真可為王而魏花乃后也鞓紅者

單葉深紅花出青州亦曰青州紅故張僕射齊賢有第西京賢相坊自青州以馲駝馱其種遂傳洛中其色類腰帶鞓故謂之鞓紅獻來紅者大多葉淺紅花張僕射罷相居洛陽人有獻此花者因曰獻来紅添色紅者多葉花始開而白經日漸紅至其落乃類深紅此造化之尤巧者鶴翎紅者多葉花其末白而一作其本肉紅如鴻鵠羽色細葉麤葉壽安者皆千葉肉紅花出壽安縣錦屏山中細葉者尤佳倒暈檀心者多葉紅花凡花近蕚

色深至其末漸淺此花自外深色近蕚反淺白而深檀點其心此尤可愛一擫紅者多葉淺紅花葉杪深紅一點如人以手掐擫之九蘂真珠紅者千葉紅花葉上有一白點如珠而葉密蹙其蘂為九叢一百五者多葉白花洛花以穀雨為開候而此花常至一百五日開最先丹州延州花皆千葉紅花不知其至洛之因蓮花蕚者多葉紅花青趺三重如蓮花蕚左花者千葉紫花出民左氏家一有者葉密而齊如截亦謂之平頭紫朱砂紅者多葉紅

花不知其所出有民門氏子者善接花以為生買地於崇德寺前治花圃有此花洛陽豪家尚未有故其名未甚著花葉甚鮮向日視之如猩血葉底紫者千葉紫花其色如墨亦謂之墨紫花在叢中旁必生一大枝引葉覆其上其開也比它花可延十日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花之出比它花最遠傳云唐末有中官為觀軍容使者花出其家亦謂之軍容紫歲久失其姓氏矣玉板白者單葉白花葉細長如拍板其色如玉而深檀心

洛陽人家亦少有余嘗從思公至福嚴院見之問寺僧而得其名其後未嘗見也潛溪緋者千葉緋花出於潛溪寺寺在龍門山後本唐相李藩别墅今寺中已無此花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花忽於叢中特出緋者不過一二朶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謂之轉音篆枝花故其接頭尤難得鹿胎花者多葉紫花有白點如鹿胎之紋故蘇相禹珪宅今有之多葉紫不知其所出初姚黄未出時牛黄為第一牛黄未出時魏花為第一魏花未出時左

花爲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蘇家紅賀家紅林家紅之類
皆單葉花當時爲第一自多葉千葉花出後此花黜矣
今人不復種也牡丹初不載文字唯以藥載本草然於
花中不爲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褒斜道中尤多與荆
棘無異土人皆取以爲薪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始
盛然未聞有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草
計有若今五字一作當時有一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詠一作什而
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

千萬朶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陽甚逺是洛花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

風俗記第三

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花開時士庶競為遊遨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為市井張幄帟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陂堤張家園棠闕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花落乃罷洛陽

至東京六驛舊不進花自今徐州李相廸為留守時始進御歲遣衙校一員乘驛馬一日一夕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黄魏花三數朶以菜葉實竹籠子藉覆之使馬上不動揺以蠟封花蔕乃數日不落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樹者蓋其不接則不佳春初時洛人於壽安山中斵小栽子賣城中謂之山篦子人家治地為畦塍種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著者謂之門園子蓋本姓東門氏或是西門俗但云門園子亦由今俗呼皇甫氏多只云皇家也豪家無不邀之姚黄一接頭直

錢五千秋時立契買之至春見花乃歸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傳有權貴求其接頭者或以湯中蘸殺與之魏花初出時接頭亦值錢五千今尚直一千接時須用社後重陽前過此不堪矣花之木去地五七寸許截之乃接以泥封裹用軟土擁之以蒻葉作庵子罩之不令見風日惟南向留一小户以達氣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之法也用瓦亦可種花必擇善地盡去舊土以細土用白斂末一斤和之蓋牡丹根甜多引蟲食白斂能殺蟲此

種花之法也澆花亦自有時或用日未出或日西時九月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澆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此澆花之法也一本發數朶者擇其小者去之只留一二朶謂之打剝懼分其脉也花纔落更翦其枝勿令結子懼其易老也春初旣去蒻庵便以棘數枝置花叢上棘氣暖可以辟霜不損花芽他大樹亦然此養花之法也花開漸小於舊者盖有蠹蟲損之必尋其穴以硫黄簪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鍼孔乃蟲所

藏處花工謂之氣窗以大鍼點硫黄末鍼之蟲乃死蟲死花復盛此醫花之法也烏賊魚骨以鍼花樹入其膚花輙死此花之忌也

牡丹記跋尾

右蔡君謨之書八分散隸正楷行狎大小草衆體皆精其平生手書小簡殘篇斷藁時人得者甚多惟不肯與人書石而獨喜書余文也若陳文惠公神道碑銘薛將軍碣真州東園記杭州有美堂記相州晝錦堂記余家

集古錄目序皆公之所書最後又書此記刻而自藏於
其家方走人於亳以募本遺予使者未復於閩而凶訃
已至於亳矣蓋其絶筆於斯文也於戲君謨之筆既不
可復得而余亦老病不能文者久矣於是可不惜哉故
書以傳兩家子孫

文忠集卷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七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二十三

雜題跋

書李翺集後

予為西京留守推官得此書於魏君書五十篇予嘗讀韓文所作哀歐陽詹文云詹之事既有李翺作傳而此

書亡之惜其遺闕者多矣

書梅聖俞槀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吕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簨者簴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

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不知其所以然焉盖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于心應于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

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為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為詩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為賔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

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欝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耶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一作直不可以言而告

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稾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稾猶伯牙之琴絃乎

讀李翺文

予始讀翺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耳智者誠一作識其性當讀一作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也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為翺特窮時憤世無薦已者

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韓為秦漢間好俠一作事行義之一豪儁亦善論一作諭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凡昔二字一作況迺翺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一作而無時爾此其二字一作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

行道之猶非又恠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畀之心為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一作知翺憂者又皆賤一作疏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

夫景（一作皇）祐二年十月十七日歐陽修書

書春秋繁露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葢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書者獻三（一作二）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

本示余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卧閲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㫖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髙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景祐四年四月四日書

書韋應物西澗詩後

右唐韋應物滁州西澗詩今州城之西乃是豐山無所謂西澗者獨城之北有一澗水極淺遇夏潦漲溢但為州人之患其水亦不勝舟又江潮不至此豈詩家務作

佳句而實無此耶然當時偶不以圖經考正恐在州界中間左司郭員外新授滁陽欲以此事問之

論尹師魯墓誌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髙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條析其事再述于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修於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

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秪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茍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議論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陜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為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為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

福不媿古人其事不可徧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旣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爲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

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為師魯稱寃一作怨也故於其銘又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辯師魯以非罪蓋為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辯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狥議者添

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茍合于理未必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翺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顔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茍恣所見豈足聽哉修見韓退

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為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書沖厚居士墓銘後

東南固多學者而徐氏尤為大族其子弟從予學者往往有聞於時視其子弟則可知其父兄之賢也廬陵歐

陽修書

讀裴寂傳

予嘗與尹師魯論自魏晉而下佐命功臣皆可貶絶以其貳心舊朝叶成大謀二字一作謀主雖曰忠於所事而非人臣之正也及讀裴寂傳迹其終始良有以哉始寂為晉陽宫監私以宫人饋髙祖因見親暱可謂貳隋矣及太宗以博奕啗之遂開義師之謀卒成唐室武周為寇請行自敗不即就誅者非特佐命有功豈非曩時私狎之

恩哉坐交沙門法雖免官見放復有所陳太宗數之曰計公勲庸不至於此數以武德時一作朝政之繆皆歸其人又聞妖言不自明乃欲殺人緘一作滅口遂被流放列其四罪貸不致理葢由進身之私恩衰即敗也韓彭之功猶終不保况寂也哉

書梅聖俞河豚魚詩後

予友梅聖俞於范饒州席上賦此河豚魚詩余每體中不康誦之數過輒佳亦屢書以示人為竒贈翰林東閣

書

書三絕句詩後

前一篇梅聖俞詠泥滑滑次一篇蘇子美詠黃鸎後一篇余詠畫眉鳥三人者之作也出於偶然初未始相知及其至也意輒一作趣同歸豈非其精神會通遂暗合耶自二子死余殆絕筆於斯矣翰林東閣書

跋晏元獻公書

右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晏元獻公一帖公為人真

率其詞翰亦如其性是可佳也

跋李西臺書

嘉祐三年三月晦日和叔攜以過余因得覽之不能釋手嗟今之人清尚如西臺君者何少也遂書其後而還之廬陵歐陽修

同前

李公為人端重清方為當時所重不徒愛其筆蹟也嘉祐三年三月晦日修題

跋李翰林昌武書

昌武筆畫遒峻萾欲自成一家宜其見稱於當時也修覽其書知此道（七字一作風雅）寂寞久矣嚮時蘇梅二子以天下兩窮人主張斯道一時士人（一作人士）傾想其風采奔走不暇自其淪亡遂無復繼者豈孟子所謂折枝之易第不為耶覽李翰林詩筆見故時朝廷儒學侍從之臣未嘗不以篇章翰墨為樂也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一作彦）輔頗好學予為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一作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年十有七試于州

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一有而字嘆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已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為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茍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于今葢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

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皇皇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一有皆字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沉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

故予之仕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為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題薛公期畫

善言畫者多云鬼神易為工以為畫以形似為難鬼神人不見也然至其陰威慘淡變化超騰而窮奇極怪使人見輙驚絶及徐而定視則千狀萬態筆簡而意足是不亦為難哉此畫雖傳自妙本然其筆力精勁亦自有佳處嘉祐八年仲春旬休日竊覽而嘉之題還薛公期書室廬陵歐陽修題一作俗言見畫鬼神者易為工以其人不常見也然而隱見出沒於無有之際千狀萬態筆簡而意足難矣及其變化飛騰窮奇極怪使人見輙驚絶豈不又難哉此畫雖所傳好本然其筆力精勁亦自有佳處廬陵歐陽修竊覽而嘉之遂題其後以還公期書室嘉祐八年仲春休日

跋杜祁公書

右杜祁公墨蹟公當景祐中為御史中丞時余以鎮南軍掌書記為館閣校勘始登公門遂見知奬後十五年余以尚書禮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都公已罷相致仕於家者數年矣余歲時率僚屬候問起居見公福壽康寧言笑不倦歲餘予遭内艱去居于潁服除來京師蒙恩召入翰林為學士與公書問往還無虚月又二歲公以疾薨于家予既泣而論次公之功德而銘之

又集在南都時唱和詩爲一卷以傳二家之子孫又發篋得公手書簡尺歌詩類爲十卷而藏之余與時寡和辱公之知久而愈篤宜於公有不能忘矧公筆墨爲世楷模人人皆寶而藏之然世人莫若余得之多也嘉祐八年六月晦日

跋永城縣學記

唐世執筆之士工書者十八九葢自魏晉以來風流相承家傳少習故易爲能也下逮懿僖昭哀衰亡世一作之

亂宜不暇矣接乎五代四海分裂士大夫生長干戈於積屍白刃之間時時猶有以揮翰馳名於當世者豈又唐之餘習乎如王文秉之小篆李鄂郭忠恕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至於羅紹威錢俶皆武夫驕將之子酣樂於狗馬聲色者其於字畫亦有以過人及宋一天下於今百年儒學稱盛矣唯以翰墨之妙中間寂寥者久之豈其忽而不為乎將俗尚苟簡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而罕至也盖久而得三人焉嚮時蘇子美兄弟以行草

稱自二子亡而君謨書特出於世君謨筆有師法真草惟意所為動造精絶世人多藏以為寳而予得之尤多若荔枝譜永城縣學記筆畫尤精而有法者故聊誌之俾世藏之知余所好而吾家之有此物也廬陵歐陽某書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中元日

荔枝譜後

善為物理之論者曰天地任物之自然物生有常理斯之謂至神圜方刻畫不以智造而力給然千狀萬態各

極其巧以成其形可謂任之自然矣二十七字一作千態萬狀維不以智造而功給一任之自然故能各極其妙而其一無此字醜好精麤壽夭多少皆有常分不有尸之孰為之限數由是言之又若有為之者一無此十字是皆不可詰於有無之間故謂之神也牡丹花之絶而無甘實荔枝果之絶而非名花昔樂天二字一作人有感於二物矣是孰尸其賦予邪然斯二者惟一一無此字不兼萬一無此字物之美故各得一作得各極其精此於造化不可知而推之至理宜如此也余少遊洛陽花之盛處也

因為牡丹作記君謨閩人也故能識荔枝而譜之因念昔人嘗有感於二物而吾二人者適各得其一之詳故聊書其所以然而以附君謨譜之末嘉祐八年七月十九日廬陵歐陽修題

跋學士院題名

余嚮在翰林七年嘗以為宰輔有任責之憂神仙無爵祿之寵既都榮顯又享清閑而兼有人天之樂者惟學士也自頃以来叨被恩私俾參政論力疲矣而勤勞不

得少息心衰矣而憂患浩乎無涯却思玉堂如在天上偶因發篋閲覽題名不覺慨然遂書於此嘉祐八年中秋日

熙寧四年正月二十九日載覽至却思玉堂如在天上之語因思余作内制集序亦為此語英宗皇帝嘗加稱賞為之泫然感涕不能止也六一居士書

跋茶錄

善為書者以真楷為難而真楷又以小字為難羲獻以

来遺跡見於今者多矣小楷維樂毅論一篇而已今世俗所傳出故髙紳學士家最為真本而斷裂之餘僅存者百餘字爾此外吾家率更所書温彦博墓銘亦為絶筆率更書世固不少而小字亦止此而已以此見前人於小楷難工而傳於世者少而難得也君謨小字新出而傳者二集古錄目序横逸飄發而茶錄勁實端嚴為體雖殊而各極其妙葢學之至者意之所到必造其精予非知書者以接君謨之論久故亦粗識其一二焉治

平甲辰

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而至於行草亦不離乎楷正張芝與旭變怪不常出乎筆墨蹊徑之外神逸有餘而與羲獻異矣襄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烏足道哉此蔡忠惠公所題

跋觀文王尚書舉正書

右觀文學士尚書王公字伯中清德之老也余晚接公遊愛其為人未幾公以病卒因錄其遺迹而藏之實思

其人不獨玩其筆也天聖中公與謝絳希深黄鑑唐卿修國史余為進士初至京師因希深始識公而未接其遊後三十年余為翰林學士公以書殿兼職經筵始得竊從公後故得公手筆不多嗚呼天聖之間三人者皆一時之選今皆亡矣其遺跡尤可惜矧公素以書名當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

跋學士院御詩

列聖御製刻石龕在玉堂北壁扃鐍甚嚴至和元年秋

余初蒙恩名爲學士甞因事獨對便殿先帝密諭將幸
玉堂及欲如祖宗時夜名學士因問唐朝故事余奏曰
唐世學士以獻替爲職業至於進退大臣常叅密議故
當時號爲内相又謂之天子私人其職在禁近故唐制
學士不與外人交通比来選用非精致上恩禮亦漙漸
見踈外無異百司若聖君有意崇奬則當漸修故事予
遂退而建言不許私謁執政時人喧然共以爲非葢流
俗習見近事不知學士爲禁職舊制不通外人也真宗

時劉子儀當直旣不為丁晉公草制明日晏元獻公入直劉見晏來遽趨一作移以出相遇不揖掩面而過葢當時學士猶交直也近時當直者多不宿宿者暮入晨出玉堂終日閴然吏人共守空院而已職隳事廢已久自朝廷近臣皆不知故事流俗不足怪也因覽刻石遂并記之于後治平元年清明日

院中名畫舊有董羽水僧巨然山在玉堂後壁其後又有燕肅山水今又有易元吉猿及狟皆在屏風其

諸司官舍皆莫之有亦禁林之竒玩也余自出翰苑
夢寐思之今中書樞密院惟内宴更衣則借學士院
觧歇每至徘回晝下不忍去也

跋薛簡肅公奎書

右薛簡肅公詩并書其背乃天聖四年司農卿李湘門
狀是嵗丙寅至今丁未實四十二年矣偶得於家人篋
中因褾軸而藏之公之清節直道余既銘之而有傳在
國史此不復書治平四年閏月十八日

跋醉翁吟

余以至和二年奉使契丹明年改元嘉祐與聖俞作此詩後五年聖俞卒作詩殆今十有五年矣而聖俞之亡亦十年也閲其詞翰一為泫然遂軸而藏之熙寧二年五月十三日

題青州山齋

吾嘗喜誦常建詩云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效其語作一聯久不可得乃知造意者為難工也晚来青州

始得山齋宴息因謂不意平生想見而不能道以言者乃為已有於是益欲希其髣髴竟爾莫獲一言夫前人為開其端而物景又在其目然不得自稱其懐豈人才有限而不可彊將吾老矣文思之衰邪茲為終身之恨爾熙寧庚戌仲夏月望日題

跋三絶帖

南唐澄心堂紙為世所珍今人家不復有曼卿詩與筆稱雄於一時今亦未有繼者謂之三絶不為過矣余家

藏此蓋三十餘年熈寧壬子正月雨中記六一居士

文忠集卷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七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二十四

近體賦 詩附

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 并引狀

臣伏覩今月十三日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題目初出中外羣臣皆歡然以為至明至聖有小心翼翼事天

之意蓋自四年來天災頻見故陛下欲修應天以實之事時謂出題以詢多士而求其直言外議皆稱自來科場祇是考試進士文辭但取空言無益時事未有人君能上思天戒廣求規諫以為試題者此乃自有殿試以來數百年間最美之事獨見於陛下然臣竊慮遠方貢士乍對天威又迫三題不能盡其說以副陛下之意臣忝列書林粗知文字學淺文陋不自揆度謹擬御題撰成賦一首不敢廣列前事但直言當今要務皆陛

下所欲聞者臣聞古者聖帝明王皆不免天降災異惟能修德修政則變災為福永享無窮之休臣不勝大願其賦一首謹隨狀上進

賦推誠應天 宜尚文飾

天災之示人也若響應聲君心之奉天也惟德與誠固當務實以推本不假浮文而治情彼雖不言譴見以時而下告吾其修德禍患可銷於未萌臣聞天所助兮惟善則降祥德苟至兮雖妖而不勝皆由人事之告名然

後天心之上應若國家有闕失之政則當頻見於衆災欲人主知戒懼之心所以保安於萬乘臣請述當今之所為引近事而為證至如陽能和陰則雨降若歲大旱則陽不和陰而可推去年大旱陰不侵陽則地静若地頻動則陰干於陽而可知去年河東地頻動又如黑者陰之色晦者陰之時或暴風慘黑而大至白晝晦冥而四垂康定元年三月黑風起白日晦日食正旦雨冰木枝今春二月如此之類皆陰之為蓋陰為小人與婦人又為大兵與蠻夷若四者之為患

則羣陰之失宜故天象以此告吾君不謂不至陛下所宜奉天戒不可不思是謂應以實者臣敢列而言之若夫慎擇左右而察小人則視聽之不惑肅清宫闈而減冗列則恭儉而成式況乎遠佞人者孔宣父之明訓放宫女者唐太宗之盛德又若西師久不利宜究兵弊而改作叛羌久未服宜講廟謀之失得在陛下之至聖行事而不忒庶天意之可回雖有災而自息方今民疲賦斂之苦又值飢荒之年貲財盡於私室苗稼盡於農田

刼掠居人盜賊並起流離道路老幼相連陛下視民如子覆民如天在於仁聖非不矜憐故德音除刻削之令赦書行賑濟之權然而詔令雖嚴州縣之吏多慢人死相半朝廷之惠未宣夫天至高遠也惟可動以精誠民之休戚也皆繫君之好尚惟善政之能惠則休符之並貺而況富有四海之大獨制萬民之上一言之出兮誰敢不從百事責實兮自然無曠發號施令在聖意之必行變災為祥則太平之可望今漢史有五行之志尚書

有洪範之文願詔侍臣之講說許陳古事於聽（一作聰）聞可以見自名妖災雖由於時政能招福應亦自於明君故禾偃於風表周王之覺悟雉鳴於鼎成商帝之功勲蓋恐懼修省者實也在乎不倦祈禳消伏者文也皆不足云臣生逢納諫之聖明不間直言之狂斐惟冀愚衷（一作忠）之可採苟避誅夷而則豈蓋賦者古人規諫之文臣故敢上干於旒扆

監試玉不琢不成器賦（良玉非琢安得成器）

至寶雖美因人乃彰欲成器而斯尚由載琢以為良瑕玷弗施始中含於溫潤切磋有則取應用於圓方披大禮之遺言洞先儒之所録以為玉不因琢器莫得以自貴人不因學道無由而内昜故我誘之於人喻之以玉内美其含雖禀質而可嘉外飾其形假載雕而後足然以寶有可尚世誠所希價連城而有待氣如虹而上揮禮神之用斯在磨玷之言則非禀爾天真包十德而成質制由工巧參六瑞以凝輝然則攻自它山列乎良璞

雖曰寶也不能效於自用雖曰堅也未有成於不琢美在中矣徒内抱於英華礲而錯諸始外成於圭角豈不以玉者華於國而可重器者用於人而克安規矩殊形於圭璧短長具制於躬桓亦猶在鎔者金必資乎鍜鍊之設從繩者木遂分乎曲直之端且夫人務其師玉貴其德性雖本善不學則弗至於道質雖至美不琢則弗成其飾稽匪刻匪雕之說理實畀斯嘉如切如磋之言義誠有得彼大圭貴乎尚質鳴珮取乎揚聲雖效珍而並

用在記諭以非精曷若彰教誨而有漸譬雕琢而可成是故西琥東圭捨規模而安創半璋全辟非制度以難明向若追琢不加刻畫非備雖縝密以含彩在文華而曷視故揚子以為玉不雕則璠璵不作器

國學試人主之尊如堂賦（堂陛隆峻人主尊矣）

位既異等君宜有常惟居尊而體國爰取諭於如堂望而畏之使下民之咸仰高為貴者譬遠地以同彰稽往牒之遺文懿嘉言之洞啓謂立制於君上諭相承於堂

陛葢以貴賤殊品尊卑異禮下臨於物必也尊嚴而有儀上譬於堂所以崇高乎正體誠以赫赫化被巍巍道隆儼正宁以居極統羣黎於宅中葢取乎馭民之貴非資乎構厦之功位正當陽若廞九筵之制民欣戴后如瞻七尺之崇然則堂非高則偪下而易陵君非尊則保位而難慎卑高必貴乎不瀆上下於焉而克順邇臣内附類榱棟之相依一作高列辟下陳由陛聯而比峻豈不以富有函夏躬臨兆民示臣庶之不越表等威之有倫

將使制爾萬國宗予一人下絶僭王非歴階之可及世惟與子彰肯構以相因是知制衆室者莫先乎堂奄九有者必尊其主葢兼統於邦國匪專稱於棟宇化有於下奉穆穆以深居仰之彌高若耽耽之可覿葢由堂不可以卑而亂制君不可以黷而不尊喻穹隆於九仞用總制於羣元且異夫葢之如天但述居高之㫖就之如日惟明照下之言大哉陛峻而堂高者勢之然臣貴而君尊者國之理伊制度之有别俾崇高而是視所以建

公卿大夫而天子加焉其尊也於斯見矣

詔重修太學詩

漢詔崇儒術虞庠講帝猷叢楹新寶構萬杵逐歡謳煕爛雲甍麗田環辟水流冠童儀盛魯髦柱德同周舞翟彌文郁横經盛禮修微生聽昕鼓願齒夏弦游

省試司空掌輿地圖賦平土之職圖掌輿地

率土雖廣披圖可明命乃司空之職掌夫輿地之名奉水土以勤修慎司無曠覧山川而盡載按牒惟精所以

尊一官而克謹辨九區而底平者也伊昔令王尊臨下土以爲綿宇非一不可以周覽衆職異守俾從於各主故我因地理二字一作輿地之察宜建冬官而法古將使如指諸掌括乎地以無遺皆聚此書著之圖而可覩險固咸在方隅異宜分形勢以昭若庶指陳而辨之度地居民既修官而有舊辨方正位俾披文而可知其或作屏建親命侯封國小大有民社之制遠邇異封圻之式非圖無以辨乎數非官無以奉其職主於空土既險阻之盡

明別爾分疆誌廣輪而可識誠由據函夏之至要贊大
君之永圖上以體國而經野下以建邦而設都參古號
於周官各司其局辨羣方於禹跡無得而踰是何標區
域以並分限華夷而靡爽域中所以張乎大天下無以
逾其廣亦猶五土異物必辨於司徒之官九州有宜乃
命乎職方之掌用能三壤咸則四民奠居窮人跡於遐
域包坤載於方輿具異夫充國論兵但摹方略之狀酇
侯創業惟收圖籍之餘彼夏貢紀乎州名漢史標乎地

志雖前策之並載在設官而未備曷若我謹三公於漢儀專掌圖於輿地

翠旌詩

爾禮郊儀肅紞音帝樂清葳蕤飄翠羽赫奕展華旌鳳邸光交覆鸞旗色共明繽紛拂葩蓋輝映雜綾纓且異文竿飾非同翿舞名竹宮歌瑟祀雅曲播遺聲

殿試藏珠於淵賦君子非貴難得之物

稽治古之敦化仰聖人之作君務藏珠而弗寶俾在淵

而可分效乎至珍雖希世而弗產棄於無用娩還浦以攸聞得外篇之寓言述臨民之致理將草紛華於媮俗復芚愚於赤子謂非欲以自化則爭心之不起葢賤貨者為貴德之義敦本者由抑末而始示不復用雖至寶而奚為捨之則藏秘諸淵而有以誠由窒民情者在杜其漸防世欲者必藏其機使嗜欲不得以外誘則淳朴於焉而可歸將抵壁以同議諒彈雀而誠非煦乘無庸盡遺碕岸之側連城奚取皆沉媚水之輝用能崇儉德

以外昭復淳風而有謂民心朴以歸本物產全而靡貴珍雖無脛俾臨淵而盡除事異暗投永沉川而不貴然而道既散則民薄風一澆而朴殘玩好既紛乎外役質素無由而內安故我斥乃珍奇之用絶乎侈靡之端將令物遂乎生老蚌蔑剖胎之患民知非尚驪龍無探頷之難是則恢至治之風揚淳古之式不寶於遠則知用物之足不見其欲則無亂心之惑上茍賤於所好下豈求於難得是雖寶也將去泰而去奢從而屏之使不知

而不識彼捐金者由是類矣擿玉者可同言之諒率歸於至理實大化於無為致爾漢皐之濵各全其本雖有淮蠙之産無得而窺自然道著不貪時無異物民用遵乎至儉地實藩而不屈所以虞舜垂衣亦由斯而弗咈

博愛無私詩 闕

賞以春夏賦 天子行賞欽順時令

賞出於國時行在天紀勲庸而有序順春夏以昭宣無忘爾勞法蠢生而布惠用嘉乃績因長養以旌賢原夫

執政者君為民之紀懼賞罰之一失則恩威之兩弛受焉不以其私賜之非為其喜蓋夫欲固其國者必謹國之常能奉乎天者是謂天之子將出令以無僭必順時而后軌顯庸制爵爰占星鳥之中茂惠建官當俟薰風之始且夫春居東以首歲夏司南而執衡在氣為燠於時主生東動也以之起南任也以之成我所以推本萬事之理欽象四時之行政刑由是以有度寒暑於焉而不爭頒以土田順木行而養育昭其服物助火德之光

明故曰天之大端在陰陽君之大柄在刑賞操其柄以歸己求其端而取象法太蔟贊陽之月行慶有常體林鍾種物之時勸功無爽誠以賞當則民協澤流而德深但慮過時之失敢懷虛受之心故月令有布德之文前規具在景風為賜爵之侯往牒攸欽嗚呼王者畏天以臨民天道在人而可信事與時合則為和而為福時與事逆則有災而有饉在乎察動靜以為本布仁恩而克慎亦由獮田主教非仲秋而不行議獄斷刑須大冬而

乃順故能光昭國體欽奉邦彛用豈有於踰德舉無聞於振時具異夫賜以鞶纓示假人而取誚贈其衮冕譏錫命以非宜大哉君之舉者必書上之出者為令苟違時而不度懼招尤而失正故左氏載聲子之言以戒後王之立政

畏天者保其國賦 祇畏天道能守其國

聖人以凝命恭默膺圖肅祇爰務畏天之義但彰保國之規惟帝難之翼翼固欽於乾道為人上者兢兢慎守

於邦基用能御寳位而惟永隆昌運以咸熙者也探齊
王之式陳懿子興之所謂將設治民之術先本爲君之
貴且曰天惟簡在誠由乎不敢荒寧國乃洽乎是宜乎
克自抑畏惠此方國欽若昊天實克遵於慄慄示無爽
於乾乾慮威宣咫尺之間所以嚴恭罔怠致疆啓幅員
之内所以底定無愆益由仰高明以惟勤遂邦家而永
保又新之戒斯在無逸之篇可考順帝之則始敦危懼
之誠俾民不迷終得阜安之道豈不以天者本降鑒而

是顯國者在緝綏而以興畏乎天表降鑒之甚邇保乎
國示緝綏而可凴審雖休勿休之理遵日慎一日之稱
是故懼無災以為懐見楚莊之勿伐不敢康而在念識
周成之有能夫如是則垂拱是圖持盈可久不違啓處
兮以圓靈之是奉無敢暇豫兮以中區而自守昭事而
宜乎宗社咸寧之旨攸同欽承而惠彼民人設險之功
何有不然又安得惟寅謹爾匪懈昭其盎足憚於覆燾
必克固於藩維周詩垂陟降之文亦足畏也游雷著修

省之說于時保之至哉闡繹聖猷鋪昭皇極眷懋悚以為本在撫綏而作式有以見惟天為大而君則之故定于萬國

斲雕爲樸賦 除去文飾歸彼淳樸

德以儉而為本器有文而可除爰斲載雕之飾將全至樸之餘篆刻未銷見背偽歸真之始鏤章咸滅知去華就實之初稽史牒之前聞述政風而遐舉懿淳儉之攸尚斥浮華而可沮謂乎防世偽者在塞其源全物性者

必反其所素以為貴將抱樸而是思煥乎有文俾運斤而悉去誠由淳自澆散器隨樸分騁匠巧而傷本掩天真而蔑聞故我返淳風而矯正杜末作之紛紜剖刻桷之形復采椽而不琢滅鏤簋之僭反木器於無文則知工巧盡捐浮淫是抑道尚取乎反本理何求於外飾圭磨嶽鎮歸璞玉以全真罍去山雲表瓦罇而務德是則遵乎樸者將反始而臻極斵乎雕者惡亂真而飾非約澆風於一變矯治古以同歸礲而錯諸畫滅雕蟲之巧

質為貴者寧慙朽木之譏用能杜文彩之煥然返淳和而遵彼雕雖者則尚可磨也樸其復則在其中矣棄末反本小巧之工盡捐草故取新見素之風可美彼琢玉然後成器命工列乎彫人務以文而勝質徒散朴以遠淳曷若剞劂之功靡施大巧若拙刻鏤之華盡滅其德乃真懿之隆者非假飾以為資偷之至者匪奇淫而是覺但期乎去泰去甚寧患乎匪雕匪斲有以知一變至道之風由是而復歸乎樸

祭先河而後海賦 王者行祭先務其本

在祭者必有常典務本者貴乎不忘既先河而告備乃後海以為常幣玉始陳恭視諸侯之瀆牲牢繼列方祠百谷之王探國典之舊文撫禮經之大旨以為河導其派本一勺而始奚海納其會實百川之委也祀容肅設必先有事於靈長望秩並修然後功歸於善下誠以決九川而分導括衆流而混并一則窮本而有自一則兼容而積成是用分禮章而異數昭祭典以推行命祀首

陳始則出圖之所禱辭以設方祈紀地之名用能縟乃
令儀昭夫重祭利萬物以斯善用五材而並濟無文既
秩禜經瀆以領祠羣望繼行禱朝宗而用幣外則盡物
中惟告虔既義取於源委乃禮分於後先一禱致誠必
告禜光之渼大川並走嗣臨重潤之淵得非衆嶽肇乎
一拳椎輪生乎五輅考厥初之攸在彰返始而為務亦
猶文王之祀雖貴不踰后稷之尊齊人之事將行敢越
配林之故是知河必居首取發源而肇茲海不自大由

積衆以成其導洪流而並注散靈潤以旁滋顧乃濫觴之因必有生也視爾委輸之廣然後從之异哉祭尚潔誠禮惟思反將展報以為義必討源而自遠故夫三王之祭川必務其本

大匠誨人以規矩賦良匠之誨人以規矩

工善其事器無不良用準繩而相誨由規矩以為常度木隨形俾不欺於曲直運斤取法必先正於圓方載考前文爰稽哲匠伊作器以祖善必誨人而攸尚有模有

範俾從教之克精中矩中規貴任材而必當誠以人於道也非學而弗至匠之能也在器而攸施既諄諄而誨爾俾拳拳而服之默受以全曲則輪而直則軫動皆有法梡為鞠而斷為棊然則道不可以弗知人不可以無誨苟審材之義失則教人之理昧規矩有取為圭為辟以異宜制度可詢象地象天以是配匠之心也本乎大巧工之事也作于聖人因從繩而取諭彰治材而有倫學在其中辨葢輿之異狀藝成而下明鑿枘之殊陳義

不徒云道皆有以將博我而斯在寧小巧而專美殊玉工之作器惟求磨琢之精異扁人之斲輪但述苦甘之旨是知直在其中者謂之矩曲盡其妙者本乎規然工藝以斯下俾後來之可師道或相營引圓生方生而作諭言如未達譬周旋折旋而可知是何樸斲為工剞劂斯主翫其役以雖未聽乃言而可取故孟子謂學者之誨人亦必由於規矩

魯秉周禮所以本賦魯公之後基本周禮見振奇録

侯國修度時王著彝惟東魯之大本秉西周之舊儀曲阜襲封率奉先規之緎鎬京遺法限為至治之基說者謂惟王建國裂疆分土稟正朔者歸於元后尊制度者合於前古惟周之典世為大則惟魯之緎法為常矩及夫姬道㝠逸邦侯侵侮雖周公之才之美不行於時文王之德之純盡在於魯逮夫禮與時至教由治隆翊奉孺子位為上公千乘之國仰有遺法數世之後敢弃元功雖治邦治刑尚可宏宣於祖業而教典教法猶能固

本於民風大德純純兮世不敢忘至文微微兮流而自
遠守茂典之惟永遵飛疑休而可損一變于道聖人之
後所以昌百世可知先王之法以為本且夫德固則邦
化法行則教流治而久於諸侯則莫若魯教而正於三
代則莫如周在隱桓之世力行純軌至定哀之後不弃
芳猷蓋固蔕以惟至以治人而可求彼雖發嘆於詩人
改王室而作離黍何侯興言於聲子見易象之與春秋
蓋夫與治同道罔不興安上治民莫如禮禮與邦化則

莫窺其枝葉法因時至則深蟠其根柢亦如齊有太公
之遺制定作民彛杞觀夏道之可知式成邦體嗚呼聖
之所治人不可追移茂實以參用著通規而有宜遂使
化民之議有所經理之大者治國之君無亂紀則而行
之大哉周世所行魯邦慎守秉其法為治之極則其文
延付而後故仲孫知魯而不可取者禮為本焉致邦儀
之含厚

秋獮詩見古省題詩

豳籥迎寒至商飈應節流戎容修大獮殺氣順行秋多
稼登方茂三農隙始休飲歸軍實獻誓衆蔽為裘索享
儀非蜡圍田禮異蒐國威思遠播神武暢皇猷

文忠集卷七十四